



▲馮特爾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痛》以《諾言》為模範



▲瑞典電影大師英瑪褒曼的《冬日之光》



▲法國電影大師布烈遜的經典作品《鄉村牧師日記》



▲日本著名導演篠田正浩的《沉默》

信者復活

德萊葉《諾言》

馮特爾 (Lars von Trier) 是現今最國際知名的丹麥導演，上一位能在世界電影史留下重要足跡的丹麥導演，非德萊葉 (Carl Theodor Dreyer) 莫屬。馮特爾視德萊葉為偶像，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痛》(Breaking the Waves) 便是以德萊葉《諾言》(Ordet) 作模範。《諾言》本月會在港上映兩場，這除了是德萊葉名作之一，更是宗教電影中的一部經典。

文：劉偉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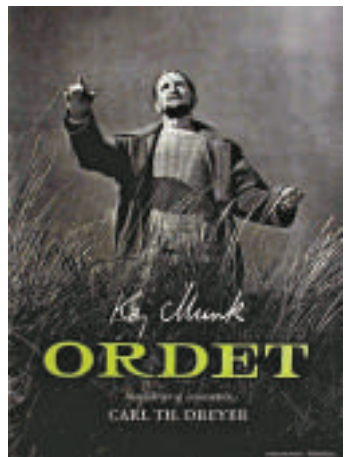
▲Morten (中) 在鄉村支援當地的教會



▲Morten 只有長子 Mikkel (左) 結了婚



▲德萊葉的經典宗教電影《諾言》



▲丹麥電影大師德萊葉



▲德萊葉 (圖) 被馮特爾視為其偶像



《諾言》改編自丹麥劇作家 Kaj Munk 的戲劇，其實「諾言」二字不是最好的翻譯，多少來自中間會用到的英譯片名 The Word。「I give you my word」是「我應承你」，但 Kaj Munk 的戲劇原名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出自聖經《約翰福音》(Gospel of John) 第一句，這句的中譯為「太初有道」，待會再談這個「Word」的含意。

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丹麥鄉間，富農 Morten Borgen 非常虔誠，出錢出力支援當地教會，令村裡的宗教氣氛濃厚，但他三個兒子似乎遺傳不了他的虔誠。長子 Mikkel 雖不至於脫離教會，但心裡其實不信神。次子 Johannes (約翰) 頗具慧根，父親吩咐他去讀神學，望他學成歸來，為村莊帶來新一股宗教熱誠。可惜他讀神學，反令他對信仰起了懷疑，想透過過齊、反果 (Kierkegaard) 哲學釋除煩惱，最後變得瘋癲，自稱耶穌，每天都向着田地，斥責世人不再篤信耶穌。

三子 Anders 有心上人，可惜女孩的父親，裁縫 Peter 卻是在宗教上的死對頭。Peter 的宗教觀帶有強烈的清教徒色彩，他覺得人類即使使信神，他們仍是充滿罪惡，只能時刻懺悔，直至死的一天，之後便能上天堂。Peter 與同路人成立了新教派，逐漸吸納村民，在他們的心目中，覺得人可以享受生命、做快樂基督徒的 Morten，根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耶教基礎在復活

Morten 三個兒子只得 Mikkel 成了家，他和 Inger 結婚八年，恩愛如昔，育有兩女，Inger 懷了孕，希望終於能為丈夫添丁。Inger 是家中唯一和 Morten 一樣虔誠的人，她知道丈夫心裡無神，仍希望他一天能找到信仰。Anders 斗膽向 Peter 提親，Peter 開出條件：Anders 要加入他的教派。Morten 不甘兒子受辱，上帝和 Peter 理論，吵到要動手。Peter 聲稱上帝會為 Morten 帶來磨難，來令他覺得真理。就在這時，Inger 難產，生命懸於一線。這是上帝對 Morten 一家的考驗，還是給全村人重拾信念的契機？

《諾言》建基於在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基督教教義，沒有這個背景觀眾，尤其是中國人觀眾，很難光以「心靈」、「靈性」等概念去理解影片。宗教電影，或更準確一點，基督教電影如《諾言》、塔可夫斯基 (Andrei Tarkovsky) 的《犧牲》(The Sacrifice)、英瑪褒曼 (Ingrid Bergman) 的《冬日之光》(Winter Light)、篠田正浩的《沉默》(Robert Bresson)、篠田正浩的《鄉村牧師日記》(Diary of a Country Priest)，以及皮亞勃 (Maurice Pialat) 的《撒旦太陽之上》(Under the Sun of Satan) 說的信仰問題或信念危機，絕不是主角做不做基督徒那麼簡單。基督教的不是看不見聽不到的，那麼如何去信？再虔誠的人也難免心存懷疑。

基督教與猶太教之歧異，在於基督教最重要的基礎，是耶穌為世人而死，但在三天後復活，猶太教根本不信「救世主」已經來臨。亞當及夏娃在伊甸園偷吃禁果，為人類帶來末日，所有死人都會被復活，在審判之日決定能否上天堂。「信」耶穌或「信」基督教不是一回事，這更簡單，而是「信」耶穌能復活，更信凡人能復活，神跡不只是一種語言，更不是遠古才能發生的事。

耶穌對十字架前，曾將死去四天的拉撒路復活，聖經四部記載耶穌神跡的福音中，只有《約翰福音》記載此事，《諾言》帶來圓滿句號的三子 Johannes，並非偶然，約翰也是十二門徒中耶穌最寵的那個。復活是神跡之最，信教容易，但你不曾相信自然定律都能扭轉，令死人復生，所以基督教信仰或信念之最高體驗，在於是否真的相信神能令死人復生，便是《諾言》中心思想。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痛》之所以和《諾言》一脈相承，就是女主角 Bessie 相信她做淫婦，最後甘心情願被變態水手虐殺，能將半身不遂的丈夫帶出鬼門關，更能令他站起來。丈夫出海埋葬 Bessie 那場，從天國傳來鐘聲 (Bessie 的教會敲鐘聲)，便是馮特爾版本的神跡。

▶《諾言》的場景構圖相當講究



生死戀襯托天劫《龐貝末日》



羅馬城市龐貝 (Pompeii) 被火山爆發所摧毀，可能是電影史上被拍攝次數最多的真實天災。這座西元一世紀時被火山灰所埋的城市，在十六世紀重新被人發現之後，就成為歐洲人對古代浪漫想像的泉源，十九世紀英國作家愛德華布爾濕利頓 (Edward Bulwer-Lytton, 一八〇三至一八七三年) 就寫過一本叫做《龐貝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Pompeii) 的小說。電影發明不久的一九〇〇年，英國人就把這本小說搬上銀幕，之後半個多世紀，英國、法國、意大利人先後把這本小說重拍了八次之多。但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這個天火焚城的故事就沒有人搬上銀幕，直至《龐貝末日：天火焚城》(Pompeii)。

以拍《生化危機》系列出名的保羅·W·S·安德森 (Paul W.S. Anderson) 這次不拍科幻世界，而是以3D技術拍攝古代世界最著名的災難，不過他以一個角鬥士與貴族女子的生死戀來襯托這場天劫。自從《帝國驕雄》(Gladiator) 一片重新喚起了觀眾對鬥獸場廝殺的興趣之

後，十幾年來關於古羅馬角鬥士這個行當的影視作品不少，對於他們生活的描述也很豐富。只不過他們談戀愛的對象都是奴隸階級的女或男，跨越階級的愛好還是第一次見。當然這是少有歷史的根據，只是俗套的煽情套路。

火山灰飛揚中決戰

而角鬥士之間的友誼，羅馬貴族的政治陰謀等，則是近年不斷被搬演的戲碼。說到底，這部電影要讓大眾看的還是火山爆發的災難場景，而導演似乎覺得單單是火山發威還不夠看頭，要把多場生死決戰放在火山灰飛揚的環境之下。這樣的決戰其實只是怒氣的發泄，輸贏只是差一時半刻喪命而已。這樣的故事，比起《生化危機》(Resident Evil) 更來得虛無。

◀再現天火焚城的《龐貝末日》

《蜘蛛俠2》日本輸給《魔雪奇緣》



首先講下《蜘蛛俠2：決戰電魔》(The Amazing Spider-Man 2) 的爆紅票房紀錄，影片於美國五月二日上畫，兩周共收一億五千一百三十六萬美元，全球各地收四億零四百五十八萬美元，不少地區勁收過千萬美元，包括澳洲、巴西、法國、德國、印度、意大利、日本、墨西哥、俄羅斯、韓國和英國，當然票房僅次於美國的是中國內地，收三億四千七百一十三萬人民幣，約五千六百三十八萬美元，登上上內地周末票房冠軍，第二位為前兩周的冠軍《同桌的妳》，勳力非凡，仍有七千二百萬人民幣進帳，共收三億九千六百二十七萬人民幣，算是今年內地電影的一個奇跡。

雖然《蜘蛛俠2》在各地大收，但未必能登上票房冠軍，其中日本便輸給迪士尼的《魔雪奇緣》(Frozen)，首周上畫收四億一千九百四十六萬日圓，約三千一百九十九萬港元，排第四位，第一位為連續第七周冠軍的《魔雪奇緣》，第二位是新上畫的日本喜劇《羅馬浴場II》，第三位是上畫第二周的日本動畫片《名偵探柯南劇場版18異次元的狙擊手》，想像不到日本觀眾對動畫的愛好，比模擬動畫動作的真人電影《蜘蛛俠2》更為強烈，《魔雪奇緣》至上周已經連續第九周登上票房冠軍，共收一百六十九億九千九百二十三萬日圓，約十二億九千六百四十二萬港元，破了去年的《風起了》和今年《永遠的0》的連續七周票房冠軍紀錄。

《香港仔》內地票房告急

至於韓國《蜘蛛俠2》只有首周上畫登上冠軍，收一百四十四億零一百九十三萬韓圓，約一億零八百六十八萬港元，跟着就被李才奎導演，玄彬回歸影壇的韓國古裝片《殺王者》取代，首周收一百三十億七千六百七十九萬韓圓，約九千八百六十八萬港元，而上周《殺王者》保持冠軍位置，兩周共收二百四十九億九千二百七十一萬韓圓，約一億八千八百六十一萬港元，《蜘蛛俠2》已跌至第三位，第二位是另一部韓國電影《標靶》。

回到香港，《蜘蛛俠2》連續第二周登上周末榜冠軍，上周末香港電影新上畫，彭浩翔的《香港仔》和葉念琛的《Delete愛人》，分別排行第二和第四位。《香港仔》收四百五十七萬港元，《Delete愛人》收一百二十三萬港元，成績不算理想，而尊尼特普 (Johnny Depp) 主演的荷里活製作《超越潛能》(Transcendence) 則排第三位，收二百八十六萬港元，而《蜘蛛俠2》上周收九百五十二萬港元，拋離《香港仔》超過三倍，兩周收五千零六十二萬港元，相信追過《美國隊長2》(Captain America: The Winter Soldier) 的五千六百三十三萬港元，指日可待。而《香港仔》在內地票房就遇上滑鐵盧，內地名為《人間·小團圓》，排周末榜第五位，收九百五十四萬人民幣，比「好朋友」葉念琛的《Delete愛人》，內地名為《百變愛人》，首周票房一千二百二十萬人民幣，還要差一截。